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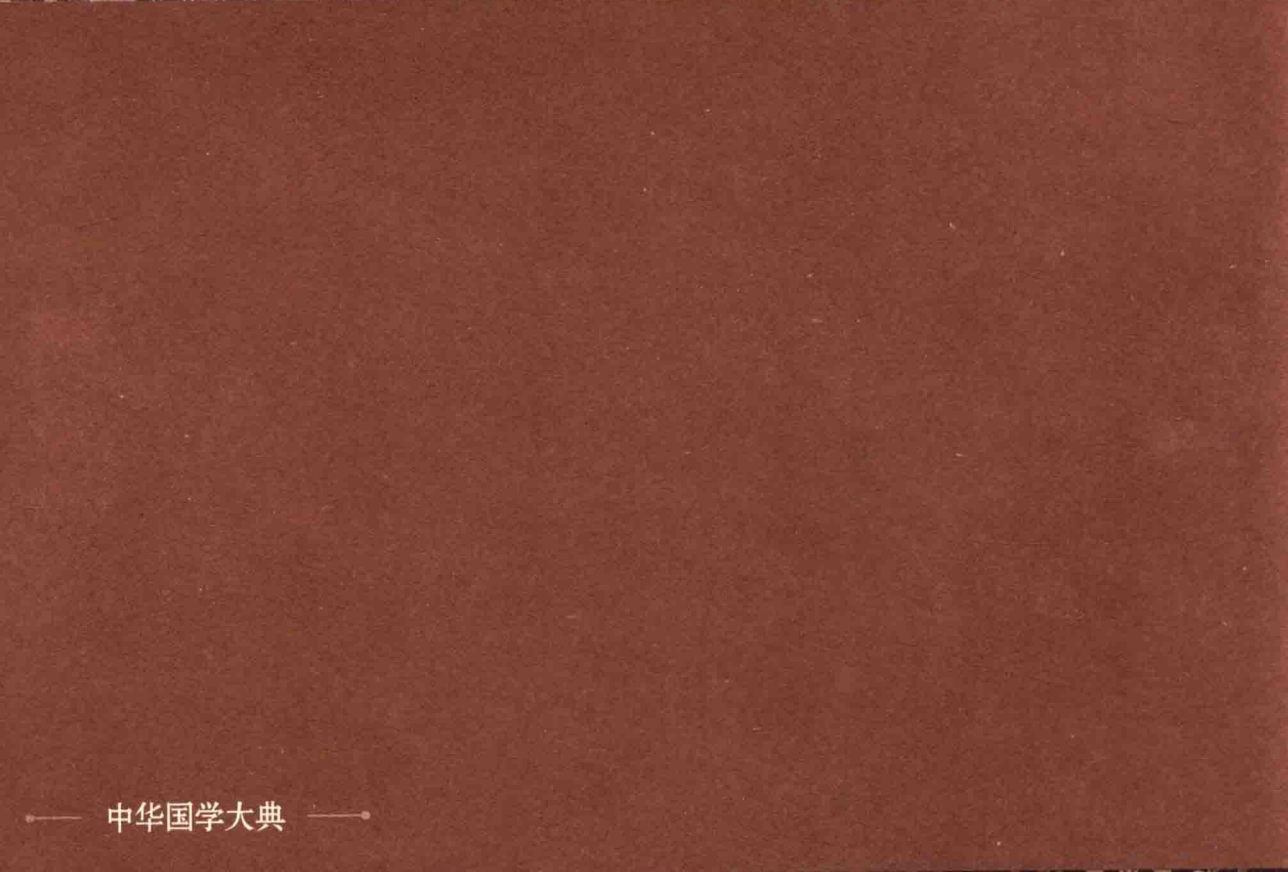


——  
中华国学大典——  
叁

（春秋）老子等著

辽海出版社





— 中华国学大典 —



## 第三册目录



## ◎ 孟子

三七三

《孟子》是战国时期孟轲的讲学语录。它继承和发扬了《论语》的仁政思想，强调“民心”的重大作用，提出了“民为贵，君为轻”的千古名理。全书思想深邃，发人深省，且行文气势磅礴、词锋犀利，是中华无数国学典籍中独具风采的一部作品。

## ◎ 孙子兵法

四九五

《孙子兵法》是我国古代兵书的奠基之作。全书十三篇，内容博大精深，逻辑缜密严谨，对古今中外军事家及其军事活动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。不仅如此，它还渗入现代人的政治、文化、生活以及商业竞争中，成为人们的成功指南，是一部极具现实意义的国学宝典。

## ◎ 三十六计



五二九

《三十六计》是根据我国古代卓越的军事思想和丰富的斗争经验总结而成的兵书，与《孙子兵法》堪称我国古代谋略学的双璧。《三十六计》中的军事谋略不仅为中外兵家所重视和研究运用，还被众多哲学家、文学家 and 企业家借鉴，其魅力经久不衰。

# 孟子

《孟子》是战国时期孟轲的讲学语录。它继承和发扬了《论语》的仁政思想，强调「民心」的重大作用，提出了「民为贵，君为轻」的千古名理。全书思想深邃，发人深省，且行文气势磅礴、词锋犀利，是中华无数国学典籍中独具风采的一部作品。





《孟子》成书于战国中期，是战国时期思想家孟轲的讲学语录，是儒家学派的又一经典著作，也是古代科举考试的必读书之一。

孟子名轲，字子舆，生活在战国中期，具体生卒年不详，鲁国人，是战国时代儒家学说的代表人物，也是当时伟大的思想家，还是配祀孔子的“四圣”之一，被后人尊为“亚圣”。

《孟子》共七篇，书中继承了孔子的思想，以“性善论”为核心，提出了“仁政”和“修养”学说，主张人人都有恻隐之心、羞恶之心、是非之心，只要通过自身努力，自觉提高修养就可能成为圣人。书中还提出了“民贵君轻”这一千古名论，以及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等高尚的道德要求。前者时刻警醒统治者改善统治、实行仁政，后者则对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的形成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。

《孟子》一书中，排比句式随处可见，行文气势磅礴，同时说理形象深刻，加上“笔锋中常带感情”，令人读后痛快淋漓之感油然而生，不禁为其中的“浩然之气”所震撼。这是“四书”中文学价值最高的一部，发扬了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以来的语言风格，为后世散文树立了典范，是无数传世经典中的华美巨作。



## 梁惠王章句上

### 【原文】

孟子见梁惠王。王曰：“叟！不远千里而来，亦将有以利吾国乎？”

孟子对曰：“王何必曰利？亦有仁义而已矣。王曰，‘何以利吾国？’，大夫曰，‘何以利吾家？’，士庶人曰，‘何以利吾身？’，上下交征利，而国危矣。万乘之国，弑其君者，必千乘之家；千乘之国，弑其君者，必百乘之家。万取千焉，千取百焉，不为不多矣；苟为后义而先利，不夺不餍。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，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。王亦曰仁义而已矣，何必曰利？”

### 【译文】

孟子觐见梁惠王。惠王说：“老先生不远千里而来，将有什么有利于我的国家吗？”

孟子答道：“大王您为什么一定要讲利呢？讲仁和义就够了啊。假如君王说：‘怎么样才会有利于我的国家？’大夫说：‘怎么样才会有利于我的家族？’士子、百姓说：‘怎么样才会有利于我本身？’如此一来，全国从上到下都在争夺私利，国家可就危险了啊。在一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，犯上杀死君王的，必定是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夫；在一个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，犯上杀死君王的，必定是拥有百辆兵车的大夫。在‘万乘之国’拥有千辆兵车，在‘千乘之国’拥有百辆兵车，大夫们获取的真不少啊！这些大夫如果把个人私利放在前，把公义放在后，他们不把君王的财产全部夺走，是绝不会满足的。从来就没有讲‘仁’而遗弃父母的人，也没有讲‘义’而怠慢自己君王的人。大王您只要讲求仁义道德就足够了，为什么一定要讲利呢？”

### 【原文】

孟子见梁惠王。王立于沼上，顾鸿雁麋鹿，曰：“贤者亦乐此乎？”

孟子对曰：“贤者而后乐此，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。《诗》云：‘经始灵台，经之营之；庶民攻之，不日成之；经始勿亟，庶民子来。王在灵囿，麀鹿攸伏，麀鹿濯濯，白鸟鹤鹤。王在灵沼，于物鱼跃。’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，而民欢乐之；谓其台曰灵台，谓其沼曰灵沼，乐其有麋鹿鱼鳖。古之人与民偕乐，故能乐也。《汤誓》曰：‘时日害丧，予及女偕亡！’民欲与之偕亡，虽有台池鸟兽，岂能独乐哉？”

### 【译文】

孟子觐见梁惠王。惠王正站在池边，看着那些鸿雁、麋鹿等珍禽野兽，他说：“难道贤士也以此为乐吗？”

孟子答道：“只有先成为贤士，才能够享受这样的乐趣。品德不高尚的人，即便看到这样的景象，也感受不到其中的乐趣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‘开始计划建灵台，文王规划巧安排，天下百姓卖力干，灵台很快就建成。文王劝说不要急，百姓干得很卖力。文王游览灵园中，看到母鹿卧草丛。母鹿肥胖又光滑，白鸟洁白又美丽。文王来到灵沼旁，鱼儿满池喜跳跃。’文王虽然运用民力修建高台深池，但老百姓却欢天喜地，把他的高台称为‘灵台’，把他的深池称为‘灵沼’，还为他能享有那些麋鹿、鱼鳖而高兴。古代的君王与老百姓同乐，所以能够获得真正的快乐。而《汤誓》中却



说：“你这个太阳什么时候才毁灭呢？我们情愿与你一起毁灭！”百姓想跟他同归于尽（一个君王让百姓恨到如此地步），即使拥有高台深池、珍禽异兽，又怎能独自享受到快乐呢？”

### 【原文】

梁惠王曰：“寡人之于国也，尽心焉耳矣！河内凶，则移其民于河东，移其粟于河内；河东凶亦然。察邻国之政，无如寡人之用心者；邻国之民不加少，寡人之民不加多，何也？”

孟子对曰：“王好战，请以战喻。填然鼓之，兵刃既接，弃甲曳兵而走，或百步而后止，或五十步而后止。以五十步笑百步，则何如？”

曰：“不可，直不百步耳，是亦走也。”

曰：“王如知此，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。不违农时，谷不可胜食也；数罟不入洿池，鱼鳖不可胜食也；斧斤以时入山林，材木不可胜用也。谷与鱼鳖不可胜食，材木不可胜用，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。养生丧死无憾，王道之始也。五亩之宅树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；鸡豚狗彘之畜，无失其时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；百亩之田，勿夺其时，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；谨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义，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；七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饥不寒；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

“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，涂有饿莩而不知发；人死，则曰：‘非我也，岁也。’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，曰‘非我也，兵也。’王无罪岁，斯天下之民至焉。”

### 【译文】

梁惠王说：“我对于国家的事情，真是尽心尽力。河内遇到了饥荒，我就把那里的百姓迁移到河东去，还把粮食调拨到河内去。河东遇到了饥荒，也这样处理。我考察过邻国的政务，发现邻国的国君没有哪个像我这样为民操劳的。但是邻国的百姓没有减少，我国的百姓也没有增添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”

孟子答道：“大王喜欢战争，请让我以战争做比喻吧！战鼓咚咚敲响了，双方兵戎相见。战败的士兵扔掉盔甲拖着兵器逃跑，有的向后跑了一百步停下，有的跑了五十步停下。那些跑了五十步的士兵讥笑跑了一百步的士兵，这能说通吗？”

惠王说：“说不通！他不过没有跑一百步那么远，但也是逃跑啊！”

孟子说：“大王既然明白这个道理，那就不要奢望您的百姓比邻国的多了。如果不耽误农时，粮食就会多得吃不完；如果不把太细密的渔网放入湖泊进行捕捞，鱼鳖就会多得吃不完；如果依照时令上山采伐山林，木材就会多得用不完。粮食和鱼鳖多得吃不完，木材多得用不完，那么百姓对养家糊口、办理丧事就不会有不满。对于生养死丧，百姓都没有不满，这是王道的开始。在五亩大的宅地里种上桑树，五十岁以上的人就可以穿上丝绸棉袄；不错过鸡、猪和狗等家畜的繁殖时节，七十岁以上的人就可以吃上肉了；一百亩的田地，不耽误农时，几口人的家庭就不会挨饿了；办好学校教育，反复以孝顺父母、敬爱兄长的道理教育年轻人，头发斑白的老人也就不需要背负或头顶重物在路上行走了。七十岁以上的人有丝绸棉袄穿，有肉吃，百姓不挨饿受冻，一个国君能做到这种程度，而不能使天下归附，这是从来没有的事情。

“而现在呢，猪狗吃着人的粮食，却不去制止；路两边躺着饿死的百姓，却不去开仓赈济；

百姓饿死了，还狡辩：‘这不是我的过错，是因为年成不好。’这种辩词同拿刀刺死了别人，却说‘不是我杀的，是兵器杀了他’，有什么区别呢？大王不要责怪年成不好，只要施行仁政，那么天下的百姓自然都会归顺于您。”

### 【原文】

梁惠王曰：“寡人愿安承教。”

孟子对曰：“杀人以梃与刃，有以异乎？”

曰：“无以异也。”

“以刃与政，有以异乎？”

曰：“无以异也。”

曰：“庖有肥肉，厩有肥马，民有饥色，野有饿莩，此率兽而食人也。兽相食，且人恶之；为民父母行政，不免于率兽而食人，恶在其为民父母也？仲尼曰：‘始作俑者，其无后乎！’为其象人而用之也，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？”

### 【译文】

梁惠王（对孟子）说：“我愿意听从您的教诲。”

孟子问：“用棍棒打死人与用刀子杀死人，有区别吗？”

梁惠王答：“没区别。”

孟子又问：“用刀子杀死人和实行暴政害死百姓，有区别吗？”

梁惠王答：“没区别。”

孟子接着说：“现在您的厨房里有肥美的肉，马厩里面有肥壮的马匹，但百姓却是面黄肌瘦，暴尸荒野。这如同率领野兽去吃人啊！兽类自相残杀，人们尚且厌恶；可现在百姓的父母官，主持政事，却不能避免率领野兽去吃人，又怎么能算是百姓的父母官呢？孔子说：‘第一个用土偶木偶做陪葬的人，大概会断子绝孙吧！’（为何孔子如此痛恨呢？）这是因为用长得像人形的土偶木偶来陪葬，（这样尚且受谴责，）更何况是让百姓活活饿死呢？”

### 【原文】

梁惠王曰：“晋国天下莫强焉，叟之所知也。乃寡人之身，东败于齐，长子死焉；西丧地于秦七百里；南辱于楚。寡人耻之，愿比死者一洒之，如之何则可？”

孟子对曰：“地方百里而可以王。王如施仁政于民，省刑罚，薄税敛，深耕易耨，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，人以事其父兄，出以事其长上，可使制梃以挞秦、楚之坚甲利兵矣。彼夺其民时，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，父母冻饿，兄弟妻子离散。彼陷溺其民，王往而征之，夫谁与王敌？故曰‘仁者无敌’，王请勿疑！”

### 【译文】

梁惠王（对孟子）说：“我们魏国，（以前）天下是没有国家比它更强的，这一点您很清楚。但传到我手中后，东方被齐国打败，我的大儿子也战死了；西边又败给秦国，使得疆土又割给秦国

七百里；南边又被楚国抢去了八个城邑。这一切都让我觉得羞耻，想为战死的人报仇雪耻，怎么做才能成功呢？”

孟子回答说：“方圆百里的小国，也能够在自己的国土推行王道。大王如果施行仁政于百姓，减免刑罚和减轻赋税，让百姓精耕细作，及时锄草；给年轻人留下学习的时间，让他们加强孝顺父母、敬爱兄长、待人忠诚守信的道德修养；如果在家侍奉父兄，外出尊敬师长，即使是手持木棒也能够战胜身披坚实盔甲、手执锋利武器的秦、楚军队。秦、楚那些国家为了征兵打仗，耽误了百姓的农时，使他们无法耕种以养活父母。他们的父母饥寒交迫，兄弟妻儿四处逃离失散。秦王、楚王使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，如果大王兴师去讨伐他们，又有谁能与大王抗衡呢？所以说：‘实行仁政者，天下无敌。’恳请大王不要对此有所怀疑了。”

### 【原文】

孟子见梁襄王。出语人曰：“望之不似人君，就之而不见所畏焉。卒然问曰：‘天下恶乎定？’吾对曰：‘定于一。’

“‘孰能一之？’对曰：‘不嗜杀人者能一之。’

“‘孰能与之？’对曰：‘天下莫不与也。王知夫苗乎？七八月之间旱，则苗槁矣。天油然作云，沛然下雨，则苗淳然兴之矣。其如是，孰能御之？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，如有不嗜杀人者，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，诚如是也，民归之由水之就下，沛然谁能御之？’”

### 【译文】

孟子觐见梁襄王。出来之后，孟子对别人说：“梁襄王这个人，远看不像国君，走近看也没有威严。他突然问我：‘天下怎样才能安定？’我答道：‘只要统一，天下就会安定。’

“他又问：‘谁能统一天下呢？’我答：‘不嗜好杀人的君主能统一天下。’

“他又问：‘谁愿意跟从不嗜好杀人的君主呢？’我答：‘天下没有谁不愿跟从他的。您知道禾苗生长的情况吗？七八月间遇到干旱，禾苗就会枯萎。只要天上乌云翻滚，下起倾盆大雨，禾苗就会生机勃勃地生长起来。像这样，又有谁能抵挡呢？现在天下的君主，没有一个不嗜好杀人的。假如出现一个不嗜好杀人的国君，那么普天之下的百姓都会伸长脖子盼望着他的解救。如果真是这样，百姓就会如同水倾斜而流一样投奔他了，谁又能阻挡住这样迅猛的势头呢？’”

### 【原文】

齐宣王问曰：“齐桓、晋文之事，可得闻乎？”

孟子对曰：“仲尼之徒，无道桓文之事者，是以后世无传焉，臣未之闻也。无以，则王乎！”

曰：“德何如则可以王矣？”

曰：“保民而王，莫之能御也。”

曰：“若寡人者，可以保民乎哉？”

曰：“可。”

曰：“何由知吾可也？”

曰：“臣闻之胡斡曰：王坐于堂上，有牵牛而过堂下者；王见之，曰：‘牛何之？’对曰：‘将以衅钟。’王曰：‘舍之，吾不忍其觳觫，若无罪而就死地。’对曰：‘然则废衅钟与？’曰：‘何可废也？以羊易之。’不识有诸？”

曰：“有之。”

曰：“是心足以王矣。百姓皆以王为爱也，臣固知王的不忍也。”

王曰：“然，诚有百姓者。齐国虽褊小，吾何爱一牛？即不忍其觳觫，若无罪而就死地，故以羊易之也。”

曰：“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；以小易大，彼恶知之？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，则牛羊何择焉？”

王笑曰：“是诚何心哉！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，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。”

曰：“无伤也，是乃仁术也，见牛未见羊也。君子之于禽兽也，见其生，不忍见其死；闻其声，不忍食其肉，是以君子远庖厨也。”

### 【译文】

齐宣王问孟子：“齐桓公与晋文公春秋称霸的事情，您能讲给我听吗？”

孟子答道：“孔子的弟子们都没说起过齐桓公、晋文公春秋称霸的事情，因此后世也没有流传，我也从未听说过。如果您一定要听我说，我就说说以仁德统一天下的王道，好吗？”

宣王又问：“运用仁德如何才可以统一天下呢？”

孟子答：“以让百姓安居乐业为出发点去统一天下，就没有什么能够抵挡得住。”

宣王说：“像我这样的国君，可以做到让百姓安居乐业吗？”

孟子说：“可以。”

宣王说：“凭什么知道我可以呢？”

孟子说：“我曾听胡斡讲过这样一件事情：大王有一次坐在殿堂之上，一个牵牛的人从堂下走过，您于是问道：‘你要把牛牵到哪里去？’那人回答说：‘把它杀了祭钟。’您就说：‘把它放了吧！我不忍心看见它那吓得瑟瑟发抖的样子，就好像没有罪过的人却被执行死刑一样。’那人答道：‘那么，祭钟仪式也要废除吗？’您说：‘祭钟仪式怎么能够废除呢？用羊来代替牛吧！’——不知是否真有这回事？”

宣王答：“有这么一回事。”

孟子说：“凭着大王的这种仁慈之心就足以统一天下了。百姓知道这件事后都以为是大王吝啬，但我早就知道您是不忍心啊。”

宣王说：“是这样，确实有百姓是这样认为的。齐国虽然地方不大，但我何至于吝惜一头牛呢？我是真不忍心看到那头牛因害怕而颤抖的样子啊，好像没有罪过的人却被执行死刑一样，所以用羊来代替牛。”

孟子说：“您也不要对老百姓认为您吝啬而感到诧异。您用小的羊去代替大的牛，百姓们怎么会理解您的用心呢？您如果可怜那头牛无辜被宰杀掉，那么宰牛和杀羊又有什么区别呢？”

宣王笑道：“这是出于什么心理呢？我确实不是因为吝惜钱财才以羊替牛的。也难怪百姓说我

吝啬了。”

孟子说：“（百姓对您的误解）这也没什么关系。大王对牛的不忍心也是仁慈的表现啊，只是因为您当时亲眼看见了牛而没看见羊。君子对待飞禽走兽，看到它们活着，就不忍心眼见它们被杀；听到它们悲鸣哀号，就不忍心吃它们的肉了。因此君子总是离厨房很远。”

### 【原文】

王说曰：“《诗》云，‘他人有心，予忖度之。’夫子之谓也。夫我乃行之，反而求之，不得吾心。夫子言之，于我心有戚戚焉。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，何也？”

曰：“有复于王者曰：‘吾力足以举百钧，而不足以举一羽；明足以察秋毫之末，而不见舆薪，’则王许之乎？”

曰：“否。”

“今恩足以及禽兽，而功不至于百姓者，独何与？然则一羽之不举，为不用力焉；舆薪之不见，为不用明焉；百姓之不见保，为不用恩焉。故王之不王，不为也，非不能也。”

曰：“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？”

曰：“挟太山以超北海，语人曰‘我不能。’是诚不能也。为长者折枝，语人曰‘我不能。’是不为也，非不能也。故王之不王，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；王之不王，是折枝之类也。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；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；天下可运于掌。《诗》云‘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。’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。故推恩足以保四海，不推恩无以保妻子；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，无他焉，善推其所为而已矣。今恩足以及禽兽，而功不至于百姓者，独何与？权，然后知轻重；度，然后知长短。物皆然，心为甚。王请度之。抑王兴甲兵，危士臣，构怨于诸侯，然后快于心与？”

### 【译文】

齐宣王很高兴，说道：“《诗经》上说：‘别人的心思，我能揣测出。’说的就是先生您啊。尽管我这样做了，可是反过来想想为何如此呢，自己也不知道。反倒是先生看出了我的心思，我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。但您说这种心理符合统一天下的王道，又是为什么呢？”

孟子说：“如果有一个人过来向您报告说：‘我的力气足够举起三千斤，但拿不动一根羽毛；我的视力能看见秋天鸟儿羽毛的末梢，但看不到一大车的柴草。’大王相信这种说法吗？”

宣王说：“不相信！”

孟子接着说：“现在您的恩泽都能施予动物，但功德却没有体现在百姓身上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拿不动一根羽毛，是因为不愿花力气拿；看不见一车柴草，是因为不愿用眼睛去看；百姓的生活没有改善，是因为您不愿施行仁德。因此，您现在没用道德统一天下，是不愿做，而不是做不到啊。”

宣王说：“不愿做和做不到这两者的表现怎么区别呢？”

孟子说：“如果让一个人用两臂夹着泰山跳过北海，那人对别人说：‘我做不到。’这是真的做不到；如果让一个人为老人折树枝，那人对别人说：‘我做不到。’这是不愿做，而不是做不到。大王没有施行王道统一天下，不属于用两臂夹着泰山跳过北海一类，而是属于不愿为老人折树

枝的一类。尊敬自己的老人，进而推广到尊敬别人的老人；关心爱护自己的孩子，进而推广到关心爱护别人的孩子。如果能够做到这一原则，治理天下就会像在自己的手掌心里转动东西一样容易了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‘先给妻子树个好榜样，再给兄弟好影响，以此治家和安邦。’这就是说，把自己对亲人的恩德推广到各个方面去。因此广施恩德足以安定天下，否则连自己的妻儿也保护不了。古时的圣贤之所以远远高出普通人，没有特殊原因，只不过是善于推广他们的恩德之心而已。现在大王的恩泽已施予动物，但功德却没有体现在百姓身上，这究竟又是为什么呢？称一称，才能知道物的轻重，量一量，才能知道物的长短，世间一切东西都是如此，人心更是如此。请您仔细思量一下吧！难道大王真的要发动军队，让将士冒着生命危险，去跟别国结怨，这样大王的心里才觉得痛快吗？”

### 【原文】

王曰：“否。吾何快于是？将以求吾所大欲也。”

曰：“王之所大欲，可得闻与？”王笑而不言。

曰：“为肥甘不足于口与？轻暖不足于体与？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？声音不足听于耳与？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？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，而王岂为是哉？”

曰：“否。吾不为是也。”

曰：“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。欲辟土地，朝秦楚，莅中国而抚四夷也。以若所为，求若所欲，犹缘木而求鱼也。”

王曰：“若是其甚与？”

曰：“殆有甚焉。缘木求鱼，虽不得鱼，无后灾。以若所为，求若所欲，尽心力而为之，后必有灾。”

曰：“可得闻与？”

曰：“邹人与楚人战，则王以为孰胜？”

曰：“楚人胜。”

曰：“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，寡固不可以敌众，弱固不可以敌强。海内之地，方千里者九，齐集有其一；以一服八，何以异于邹敌楚哉？盖亦反其本矣？今王发政施仁，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，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，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，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；天下之欲疾其君者，皆欲赴愬于王。其若是，孰能御之！”

王曰：“吾惛，不能进于是矣。愿夫子辅吾志，明以教我。我虽不敏，请尝试之。”

### 【译文】

宣王说：“不，我怎么会觉得这样做才痛快呢？我只是想借此来实现我最大的心愿啊。”

孟子说：“您能把您最大的心愿说给我听吗？”齐宣王笑而不答。

孟子便说：“是因为肥美的食物满足不了嘴巴吗？是因为轻暖的衣服满足不了身体吗？是因为鲜艳的色彩满足不了眼睛吗？是因为美妙的音乐满足不了耳朵吗？还是因为伺候左右的人不够用呢？这一切，您的臣子都尽量让您满足，难道大王真的是为了这些吗？”

宣王说：“不，我并不是为了这些。”

孟子说：“那么，我就知道您最大的心愿了。您是想开拓疆土，想让秦、楚这样的强国也臣服于您，自己统一华夏，治理周围的民族。但是，如果用您现在的做法去实现您的最大心愿，就好比是爬到树上去捉鱼啊。”

宣王说：“严重到这种程度吗？”

孟子说：“恐怕还要严重。爬上树去抓鱼，虽然抓不到鱼，但不会留下后患。依照您现在的做法去实现您的心愿，全身心去做，一定会导致灾祸。”

宣王说：“能把其中的道理说给我听吗？”

孟子说：“假如邹国和楚国打仗，大王认为哪国会取胜呢？”

宣王说：“楚国胜。”

孟子说：“由此可见，小国当然不可以与大国为敌，人口稀少的国家不可以与人口众多的国家为敌，弱国不可以与强国为敌。天下方圆千里的土地有九块，齐国截长补短凑集在一起也仅占了九分之一。用这九分之一对抗其余的九分之八，这同邹国与楚国打仗又有什么区别呢？您为什么不反过来从根本上思考呢？大王如果现在推行仁道，全天下当官的人就都想来齐国做官了，种地的也想来齐国种地了，商人们也都想来齐国做买卖了，那些旅行的人也都想来齐国旅行了，各国对本国君主有怨言的人都会来齐国控诉了。如果您真能做到这些，谁还能阻碍大王统一天下呢？”

齐宣王说：“我有点混乱，无法进一步理解您的说法。恳请先生开导我的心志，明确地指点我。我虽然愚笨，但也愿意试试。”

### 【原文】

曰：“无恒产而有恒心者，惟士为能；若民，则无恒产，因无恒心。苟无恒心，放辟邪侈，无不为已。及陷于罪，然后从而刑之，是罔民也。焉有仁人在位，罔民而可为也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，必使仰足以事父母，俯足以畜妻子；乐岁终身饱，凶年免于死亡。然后驱而之善，故民之从之也轻。今也制民之产，仰不足以事父母，俯不足以畜妻子；乐岁终身苦，凶年不免于死亡。此惟救死而恐不赡，奚暇治礼义哉？王欲行之，则盍反其本矣。五亩之宅，树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。鸡豚狗彘之畜，无失其时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。百亩之田，勿夺其时，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。谨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义，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。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饥不寒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”

### 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“没有固定的资产但却有坚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，这一点只有士人才能做得到；如果是普通百姓，没有固定的资产，也就没有坚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了。一旦没有坚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，那就会违法乱纪，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了。等到犯罪了，然后用刑法惩罚他们，就是坑害他们啊。怎么会有仁人当政却做出坑害百姓的事情呢？因此贤明的君主制定的产业政策，一定会使百姓对上有足够的力量赡养父母，对下有足够的力量抚养妻儿；好年成就终身能丰衣足食，坏年成也能免于饿死。做到这一点，再督促百姓走上为善之路，百姓也就会听

从了。可现在制定的产业政策，使百姓对上没有足够的力量赡养父母，对下没有足够的力量抚养妻儿；好年成尚是终年受苦，坏年成还免不了饿死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百姓恐怕连活命都难，哪有闲暇去讲究礼仪呢？您如果想推行仁道，为什么不反过来从根本上着手呢？在五亩田大的宅地里，种上桑树，五十岁以上的人就可以穿上丝棉袄了。不错过鸡、猪和狗一类家畜的繁殖时节，七十岁以上的人就可以吃上肉了。一百亩的田地，不耽误农时，那么八口人的家庭就不会挨饿了。办好学校教育，反复以孝顺父母、敬爱兄长的道理教育年轻人，头发斑白的老人也就不必背负头顶重物在路上行走了。老年人有丝绸棉袄穿，有肉吃，百姓不受冻挨饿，这样还不能使天下归附，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。”

## 梁惠王章句下

### 【原文】

庄暴见孟子，曰：“暴见于王，王语暴以好乐，暴未有以对也。”曰：“好乐何如？”

孟子曰：“王之好乐甚，则齐国其庶几乎！”

他日，见于王曰：“王尝语庄子以好乐，有诸？”王变乎色，曰：“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，直好世俗之乐耳。”

曰：“王之好乐甚，则齐其庶几乎！今之乐，由古之乐也。”曰：“可得闻与？”

曰：“独乐乐，与人乐乐，孰乐？”曰：“不若与人。”

曰：“与少乐乐，与众乐乐，孰乐？”曰：“不若与众。”

“臣请为王言乐。今王鼓乐于此，百姓闻王钟鼓之声、管籥之音，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：‘吾王之好鼓乐，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！父子不相见，兄弟妻子离散。’今王田猎于此，百姓闻王车马之音，见羽旄之美，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：‘吾王之好田猎，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！父子不相见，兄弟妻子离散。’此无他，不与民同乐也。”

“今王鼓乐于此，百姓闻王钟鼓之声、管籥之音，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：‘吾王庶几无疾病与？何以能鼓乐也？’今王田猎于此，百姓闻王车马之音，见羽旄之美，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：‘吾王庶几无疾病与，何以能田猎也？’此无他，与民同乐也。今王与百姓同乐，则王矣。”

### 【译文】

齐国的庄暴拜见孟子，说：“我觐见大王，他对我说他很喜欢音乐，我不知如何回答。”庄暴接着又说：“喜欢音乐怎么样？”

孟子答：“既然大王喜欢音乐，想必齐国一定治理得很好吧！”

没过几天，孟子觐见齐宣王，说：“大王曾对庄暴说喜欢音乐，有这回事吗？”宣王脸色一变说：“我并不喜欢先王遗留下来的音乐，只是喜欢民间世俗的音乐罢了。”

孟子说：“大王既然喜欢音乐，想必齐国治理得很不错了。现在民间的音乐与古代的音乐都一样啊！”齐宣王说：“您能给我讲讲这个道理吗？”



孟子说：“独自一个人欣赏音乐的快乐，与跟别人一起欣赏音乐的快乐，哪一种更快乐呢？”  
齐宣王说：“不如和别人一起欣赏。”

孟子说：“那么，和少数人一起听音乐的快乐，与跟众人一起听音乐的快乐，哪一种更快乐呢？”齐宣王说：“不如和众人一起听。”

孟子接着说道：“恳请大王让我和您谈谈娱乐吧。假如大王此时奏乐，百姓听到了鸣钟击鼓的声音、管笛的曲调，全都头昏脑涨，皱着眉头，相互议论说：‘我们的国君这么喜欢音乐，可为什么使我们困苦到这样的地步呢？父子无法相见，兄弟奔走，妻离子散。’假如大王此时去打猎，百姓听到车马喧嚣，看到旗帜仪仗非常华丽，全都头昏脑涨，皱着眉头，相互议论说：‘我们的国君这么喜欢打猎，可为什么使我们的生活困苦到这样的地步呢？父子无法相见，兄弟奔走，妻离子散。’这没有别的原因，而是因为大王没有与民同乐啊。”

“假如大王此时奏乐，百姓听到了鸣钟击鼓的声音、管笛的曲调，全都兴高采烈、喜形于色，相互议论道：‘我们的国君大概身体健康，无疾无痛吧！不然，宫廷怎么会奏乐呢？’假如大王此时去打猎，百姓听到车马喧嚣，看到旗帜仪仗非常华丽，都兴高采烈、喜形于色，相互议论道：‘我们的国君大概身体健康，无疾无痛吧！不然，怎么会出去打猎呢？’这没有别的原因，而是因为大王能够与民同乐啊！如果大王能做到与民同乐，那就能称王于天下了。”

### 【原文】

齐宣王问曰：“文王之囿，方七十里，有诸？”

孟子对曰：“于传有之。”

曰：“若是其大乎？”

曰：“民犹以为小也。”

曰：“寡人之囿，方四十里，民犹以为大，何也？”

曰：“文王之囿，方七十里，刍菟者往焉，雉兔者往焉，与民同之；民以为小，不亦宜乎！臣始至于境，问国之大禁，然后敢入。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，杀其麋鹿者，如杀人之罪；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。民以为大，不亦宜乎？”

### 【译文】

齐宣王问（孟子）：“周文王的园林方圆七十里，有这回事吗？”

孟子答道：“史书上是这样记载的。”

宣王问：“真的有那么大吗？”

孟子说：“百姓还认为太小了呢。”

宣王说：“我的园林不过方圆四十里，百姓就认为太大了，这是为什么呢？”

孟子说：“周文王的园林方圆七十里，割草砍柴的人可以进去，打鸟猎兽的人也可以进去，那个园林是文王与百姓一同享用的。百姓认为它小，这难道不正常吗？我初到齐国的边境，先问清楚齐国的重大禁令，然后才敢进来。我听说齐国都城的郊外，有一个方圆四十里的园林，杀死了里面的麋鹿，就等同于触犯了杀人罪；这就像是国中设置的一个方圆四十里的大陷阱，百姓觉得它太大